

黃石齋先生文集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答陳臥子書

思曰臥子名子龍

字龍人黃

遠使垂念萬里外未忘一日自惟疎陋荒蕪之餘伏枕偷
生兄方匡襄居園拯蒼生于塗炭慰明主于宵衣與二三
君子渙羣戒萃克詰無違僕亦視中原底清以收泉石之
福安敢以鱗羽長途仰累足下哉前得吳生書知足下相
念深至比接沈寧陵教所仰藉弘庇者真若孩提之于襁
褓想足下攬轡澄清之風與隨車滂沱之澤足相映也文
卷清新讀之喜愧交并僕病體已廢兩膝將頽藉筇而起

遠視匡雲邈若天上自念首丘不違先隴得以遺骸近託
松楸已爲過矣兄清真卓朗和而有節廉而不劇朝家倚
賴斯道所爲鎮甕僕旣猥落餘波溷人及門諸生出處可
見兄善自寶重勿以賤鄙爲念努力報主加餐千萬賜米
委不敢拜而道遠阻脩使人劬勞四壁之間無可爲答謹
空函致謝不悉旁皇夏五道周頓首

答陳臥子書

四月拜上已書艸艸未有以報也此間天末真成醯雞近
旨如何亦無由見之但聞兩都告急江右調危近云已
出口果否倪鴻寶馮鄴仙諸老又如何會稽歸而蜀川出

此世道當然何足爲怪賢哲完身勞人馳騫天寶變成不
爲錯也僕比益病劣左臂偏枯右脇驟痛黃鴨飛鳴真無
復江湖之夢望世稍清平得收擊壤之樂耳沈天目極明
爽留意斯道時相聞幸寄空函書抵千金不爲誕也易象
正完幸一冊來四月望日道周謝

獄中答張勗之

勗之天心遂不可問正當覘雪濺流之期又有風霆辟歷
之異雖荼毒發於司馬亦銷鑠積於多時矣陋巷獨樂顏
子所私市上雅春申公未免常恐賢者聞之懈心志士因
而輟業也六十日外瘡漸就平輾轉牀簣未能起立醫者

云須百日聊俟之耳。犴門之內不勝溪山箕文之所畱心。正可卒業而神爽久衰。墓艸繫念每聞北風亦擁衾以悲吟。擲筆而長歎也。前刻儒行緇衣。深費精物。今又不知洪範月令所在。四小序艸艸者幸覓存之。以俟來日成仁未殺身著書未絕筆。雖畋鳳獵麟未改其樂也。聞鄉里捐助者多已敕家人一一清理分還之。

答陳獻可書

獻可先生僕談此道三十年今日乃聞獻可之言也。湛心研慮冀一日升周孔之堂灑掃就事爲周孔廝養耳。而獻可過相推信亦若謂當世無知僕如獻可者是僕之所循。

省浩歎也人讀書不能明悉不能與庸下之士共爲聽論
乃使賢者一視而怪再視而棄終身崖然掩面不視此何
所當于居業立誠莫猶有得者乎獻可獨由精入變不厭
煩蹟以派易簡知此道之自然著察所難免尚欲十年卒
業于此雖康成季通之用心豈復過此哉如獻可所云讀
之而不能致功名隆聲譽美田宅裕胤昆而猶且讀之者
此真迂愚吾輩所當共戒也僕爲此書尚十五卷談治亂
老候帝王之紀依本圖象然論之招尤正不如學庸語孟
可以釋乎玄薰偕乘大道也吾道所賴託于精心心地一
麤百節俱落世謂覃精其蔽近愚仁而好學何愚之有縱

令昏賸劣于射御但使來世不絕微言朝聞夕死吾猶甘之矣四顧廓然本寧已作穉孝云亾天下悠悠尊公自爲魯殿繹其緒論鼓吹風雅不足爲多獻可繼之慨然拔身依于聖地仰觀俯察流覽八荒似謂子雲平子不足爲事而獨畱意儵忽之言自非孤身有翼誰復挾其谿筴開以日月者乎象林及洞璣式象繆假鄰光約其曦源猶存火影在僕書中愈分剩義在獻可集上自足孤行皇極圖韻包括弘微自祝鈴所未窺沙隨所輟記僕自早歲亦嘗討論然在聲塵之間亦與博依俱謝矣堯夫拈韻極爲整齊夾祭審聲徒來世詎苟可答于神明併可遺其貽蠶也來

教云欲以今冬了授時曆此道極是中要近人欲舍授時
遠依冲之分秒愈闕施用實難僕所積分在前書中僅表
其一尚五六卷在軒箕圖中大約易象一十八變推五百
一十四年分毫秒忽交會食差犁如晴日矣既了授時再
洞前書推算六十年中交會食差亦可不謬但以周孔爲
師爰象爲準諸紛紛者如聚僮僕料理米鹽善成而收之
綱領不在也古今讀書如劉子駿僧一行都有意思但不
能精微堯夫初未嘗作曆元晦云堯夫作萬分曆行之苦
難此殊疎忽無有也舉業得喪別自由天孟子云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僕自十九歲結束山裝

初無當歲之慮碌碌知命出處之數併不繫心駢枝諸作亦在夙年終蒙世詬比盡脫落文章性命浩然冰釋所不自了只謂發憤仰思忘憂忘老決不敢坦然安奉佛老之道耳吾徒心性端倪克治淨時與釋老不別所大差殊只有此事範圍曲成不厭不倦久而後已知獻可眞成厲精上達亦意天下舍獻可無可與語及此者前書晷律中尚爲刻者誤移一宮又晷分實測未定故不復寄此道得其大原了無艱澁悟積非積知變爲常一歸于天吾與獻可勉之更冀有得別證所聞道周臘月頓首

答洪公尊光書

思曰黃子臥病京師時之所作也丁丑五月附劉完公郵中歸

尊光兄遠別了無可致意唯念間關爲僕作苦嚶鳴之諫
溪于丘隅矣小艸不可爲一木未能支回顧當時千九百
悔南安翁蘇雲卿果是畸人讀書千卷不如翫易二爻是
之謂也兩得書殊增契闊此間矮屋如駕漏舟棲遲半載
欲歸不得擬上三四疏又以道命自裁袋口而止吾黨讀
書慙希孔籙便使朝廷不得其用鄒志完陳瑩中真成日
月也早中偶爲兩尚書請命僅得一司寇此自天子殊恩
過此便有馮婦之嘲然自忍耐不得冀秋間得歸杖履相
從聽新詩及諸親朋晤話何所不樂安能以身日嘗鼎鑊
邪場前絕無彼信迫于衆議屈曲充數如祭芻狗行躒之

矣端午前後病極困劉完公欲行留多日不可得以此不及致諸兄書病前分扇六把附去病中腕痛不盡云云

與洪尊光編問業修業書

甲戌

獻歲拜手教今兩月矣未獲報章唐伯玉行又未過從遂
睽言候此時日事畚鍤料理墓下筆硯之務幾成河漢去
歲修業皆未能點定又坐風雨中抱膝仰屋藉尊光略爲
點定便經平子矣如周此月決未清緒諸生來訂花朝之
會甚切尊光幸爲諸兄道悉鄙懷謝謝前戴省仲所錄出
問業一卷已忘之矣尊光暇日可發古今疑義或一二十
條爲問業補作六卷冀足之使得成片段耳亦佳事也

與洪尊光編修業問業書

乙亥

二月得徐晉斌唐伯玉書始知尊光有棘人之痛言念愴然此段是讀書第一苦情在罔極中撫膺共悼也僕日負土作不了事前欲屬兄點定修業今不敢相煩大抵亦不須更易耳遲數日當秉燭了之聞兄柴毀幸善自寬僕自喪二人後未常以誕日近饋粥今年勉而對客亦自不得不爾尊光其節哀立身揚名顯親則自有日如尊光者撰述卓然已自不負宛鳩僕何敢貢其原菽乎小詩浪登絹素并小紙焚之知北橋先生總帷之上颯然神肯也尊光苦由唯自寬清明日道周頓首

與洪尊光編修業問業書

丙子

還山矣爲親芻強至海下今又欲至天寶卜兆遂不能一
一候諸同志唯尊光道悉之也榕壇姓氏末行宐補云計
問業三百六十五條十二萬一千七百二十四字日來紬
繹蔣若椰序及拜高致便當坐臥其下矣步之殊不當下
里艸艸附上用佐茶政耳山居方費畚鍤未遑趨謝冀與
四伯道其謝意前諸生索一汪父母序僕至今茫然未有
以應也又方有畚鍤之務幸假尊光餘力使僕象虎之皮
良爲厚幸矣修業序已寄張昂之處統俟鑑別

與洪尊光書

方與諸兄鼓棹江東尊光能往觀之乎想爾楫遲于南浦也道周頓首

又

數日從軍旅中來見新學乃得開眸也從二經精之聖人天道堂室若構十七元起辛未是表正之本兄遂坐而致之昨表記末尚未說出今坦然盡矣日軌月軌陽節陰節俱從此出世間只有此真正學問不然虛度一生也其分秒便是損益進退三限五際三垣九野之所出入登雲漢而望星辰猶涉海之觀島嶼耳道周頓首

答洪尊光山居書

凡四章

知尊光山居甚善春溪得無蒸濕乎拜新詩如領松風也
僕亦發籃輿來山阿月上得互對耳兄于此興復不淺諸
峰之頂四眺極目良散人懷十七日道周謝

又

以尊光遠噐而當昌時遽發其離騷乎空山了無所覩比
來熟兄離騷乃稍稍開眼始知屈左徒之外別有一段情
深理至之言宋西鄰輩只可爲兄作奴也僕樂棘之音久
已焚却日在墓下一意灰槁以蚯蚓爲師每值秋風空對
長松揮其酸涕耳道周頓首

又

見報病益甚。重飛大爲心痛。正賴二祖功德未艾耳。
僕讀書五十年。饑寒不歎。今多可十年飽煖。何用鼓院紙
錢。宋人所爲歎也。一官如落葉。今但以鷗鳥視之。來去不
復經懷。

又

接書。殊爲憮然。賈公深有意于斯文。能相推轂。必使尊光
出山。亦自盛事。不知此事竟可行。不此事始于宋家。亦行
得。公然蹊徑多。則營求衆非。所以爲治也。兄之委。太足見
深退矣。賈公有晤煩。爲言謝不盡。

答紀石青書

思日壬午十一
月在途中時

廣史焦書尚未及讀也旅次忽忽諺所謂走馬看寶山了
不知其巔背也病餘已絕意人事行李蕭然惟數卷書寄
頓吳越者今悉攜歸爲終老枕藉之計惟望達人早據禹
鼎以刊魑魅使天下廓然睹吾道之大欣望不勝

與紀石青書

癸未四月

石青兄掉臂獨行千古東魯西羌無復匹者寧復於筆墨
尋緣乎文章於人如華著樹煙霞著天能於此處不黏心
眼則幾於道矣飛菟遊行要週萬里不逐日月未有倦時
僕如石蠡臥蠶已經罡風無復動理但且置此坐臥其下
需兄二三十年耳以兄才識自漢唐而下皆非安頓地位

切勿露些子意思明河在天如絮如練隨人比方總不得畫樣也

與紀石青書

二書皆當服膺每爲見者攫去如火齊木難自非剖腹不易藏矣江東四詩通郡之所傳誦山猶未肯林念之愴然常恐愁怨歸於猿鶴今春王月已賫疏乞休從此可保免於移文又得台兄稍憩六月得一言一韻逾於百朋之錫溝壑餘奉未爲不奢也神物久當自合世論悠悠安知其故絲劍蕉梭入指入腹自非蠅螟之所能及小出遲回決不得形之恠僚也欲爲兄序躊躇未能僅附一小詩去迅

筆起艸得於筵頭極不能佳多爲對榻明心之義冀覽者不至河漢也

與紀石青書

癸未十一月

石青兄知兄初抵家輒以周爲念宇宙內人事關情者自多而興懷及於枯朽爲人鬼之所共妒似今有所不可也墜崖後魂魄稍蘇復歸浦而籃輿寒風殊覺不耐聞兄書至亟褰被讀之至前後駢集五章勝於七發而左臂偏枯百體未甚平復雖欲勉力奉報恐其悃欵無由也兄情至必諒我形神之表

與唐伯玉書

思曰蓋庚辰十月在北寺時猶未過西庫也

伯玉兄握別江渚感動都邑使豺虎見而遜心魚鳥因之
變色蓋自紫陽西山以來無此踪跡亦幸當盛時不相鈞
引耳過此唯彭達生左右于前涂德公周旋于後江淮風
氣壯此兩君維揚諸生亦可數百灑涕江水自揣迂愚縲
于物網不圖尚信于朋友入都解檻又日見時事乖虞幾
同龍比之夢近聞天子諒其迂儒朝廷哀其重創而子春
之足亦已慙於有道矣幸以著書未絕筆畱此餘年儻西
庫久羈或可成典謨政官禹貢呂刑坊記表記與洪範儒
行月令緇衣爲十書以俟來者耳諸唯努力加餐相念道
周伏枕頓首

答魏秉德書

前惠教于今兄裝裝欣慰殊常僕當控摠出山時惟兄相
念松筠之氣於今盈把天下卓行之士空無踰兄者仰湖
高岑絕澗鳥飛往還晨夕念之淡以爲歎方今世表經緯
可觀者劉完公魏秉德兩人而已今兄還艸艸不託迴雁
惆悵如何僕終年爲廁鬼所苦在長安中閉門澁於幽谷
今復作小書生再翻傳注雖乘冬寫經不以爲勞年過五
十無一言可告天下恐過此無所復進矣焦桐數峰之間
何日再容清嘯當作小舟與兄共刺其下但兄方持世爲
中廚搏火何能一日從我鷗羣乎洪尊光才器識行吾黨

所稀忽接汪父母書從何至子王君衡處索之不審何事
幸出謝父母也唯武城能容滅明亦唯滅明能容武城吾
輩讀書世事日非付之杜口未爲損也令兄幸爲愆愆其
間謝謝不悉

答姚有僕書

拜書知兄將入都門深慰於心僕老憊已極無復它慮但
願安臥林壑耳自季夏以來敝鄉盜賊蜂起時時焚掠去
墓下不過一二里雖知僕貧苦不相過問而逃難餘黎時
復寄栖四壁螻蛄相依爲命家無擔石措手無處又不能
僦居城市遠離松楸生值此時雖以貧窶爲福而赤手蕭

然不成一事。迺知蒼華魚罟未爲勞瘁也。衰病之中不堪此趣。使來值賊稍退。聊簡筆墨中實怍。怔不能復問宇內動靜矣。前鴻寶書附致想於吾兄。極爲注念。不煩丁寧。凡交情不能骨肉。但以骨肉處之。無不盡者。僕苦貧。臨難始覺。雖鄉閭未能見諒。再不敢通都下一語。二鐫章寄上。鴻寶晤時。道衰憊。逢亂後無復入世之意耳。

答曹遠思書

壬午

斷溝餘質不圖復遇匠石。抵里以來再承干旌。自凝薰覺。汲濯以覲函丈。而請章未下。席藁在懸。狐兔之性。見人輒伏。諂不敢以黃冠。阜衣。干冒黼黻。想祖臺諒之早也。還山

備詢家中知所藉覆被咸至春風扇物不屏枯條朗月經
天遍臨寒壑彼姝之詩衛人所爲發興也比知畿南不靖
小疏想未得達強勉櫛沐以冀躋公而祖臺方入三山夜
瞻斗柄北望缺然以海內鉅碩雅負經濟爲吾道岱華如
祖臺者所宜朝焉候塵夕焉擁篲而顧牽於微文囁嚅次
且豈所謂知雋傑而識時務者乎苟罪如何願言孔多盛
貺藉手以致稱觥之祝春禧介集無任瞻依臘月晦日道
周頓首

答曹遠思書

暑中瞻望忽焉寒侵再接惠音粲於荷菊言懷千里愜於

躋公而蒲柳涉冬支離日甚祇望旌旆不獲將迎眷眷之情復何已極承示世務久不聞知大抵服藥違和則暴怒易生更醫未效則燥心愈長誠得中原廓清盜賊殄滅雖賡颺喜起與釣魚賞花未爲絕望也堯舜稱知人孟子稱知務知人知務上下俱不着力則治亂泰否全仗彼蒼耳盜賊與羸亦有氣運從未敢以此咎之茂宰此物有種已二十年誰能旦暮絕其根株周亦狐兔餘年四顧風濤未全到岸日夜訓討臨谷履冰賴當道諸知己鑒其夙心耳情恕理遺輔嗣所珍無辯不爭仲淹自貴又安能以大路與柴車競逐乎嚮承賜江東講堂資溪非所宜已約諸生

還謝恨在伏枕未能造陳要以此時藏身藕孔猶患不密
決不空復與黃口率場共鬧也平人不知如何海外孤生
根基太薄每念同氣爲之浩然彝仲亦去就杳然此時得
還山苕霅之下爲樂方多支天不祥哲人所忌况其下者
乎周病日委頓非有假託月前欲遣一僕乞休而萬里朔
風意無動者亦當僵臥聽其銷除耳謝謝十月十一日道
周頓首

答曹遠思書

甲申六月
十二日

勤王與固圉同義今日唯固圉爲難耳夏秋之間呼庚不
至伏莽將興漳南閭巷豈有寧宇卽如提兵亦無要着欲

進留都則情勢見嫌欲站京口則聲實俱絀當程杌而措
安步藉勸進以蹈危機亦君子之所詳審也留都諸賢相
機不決規模未有可觀此時監國已四十餘日未有專檄
徵兵討賊亦未有專檄收天下士民之心而因循塗飾若
太平盛時貪天偷陰不知所極猶幸祖臺不與之共事也
僕老矣墜肉自噉折臂自蘇決不能與劉隗刁協爭縱橫
之路昨日所云如前星入海諸將克復皆諛聞粗慰羣心
非其實也譬食苦者聞酸聊復解顏耳

答李元仲書

勞使遠來媿無以答倦念也前刻徒足以辱高賢世無山

公卽啓事可廢也此來艸艸豈有閉戶顏回與禹稷爭道
之理今聊吾責耳宅險運奇不如居平而無爲正爲無爲
不得投身險運于尋常茶飯無有分別惟吾兄念之耳隻
手出門空拳欲反不宐令韻人譏其老革也楊邃菴行邊
爲劉文毅所不禮長弘支周爲女叔寬所譏念此有如芒
刺目下遽欲乞歸亦惟兄教之耳八公早晚到此是吾脫
手之日也八月二十七日道周頓首

答孟長民書

長民前書未及報謝不圖宇宙板蕩至此東南半壁尚可
支持則福廣保障均在尹鐸矣使者深頌政事如所云催

科讞斷得其要領不煩而治益此無倦通於神明矣此間
去天亦且萬里自五月十五日鍾陵立國以來亦且六十
日渙號未布中外皇皇不知中朝諸公作何舉止既不徵
兵討賊又無以大收臣民之心或云行人未備而綱領條
貫猶之潦艸視興元詔書相去霄壤矣漁陽諸帥與闖賊
鬪鬧猶懷光之於朱泚而淮陽諸帥沿江要挾幾如行瑜
茂貞之流恐建武建炎事業亦不易就也世界行當底平
中朝無復用人之意江南異論不得消融進取規模了無
勝着大家喁喁看十日內不見消息則桃蟲拚飛不復可
支唯當收拾殘碁與斧柯共爛耳使來安海必有所聞如

在北山亦與天南同聽了不得真實也諸唯寶重下車輒有頽賚無乃不節聊此便謝不悉

答堵牧游書

牧游先生相念敦至憶在羈庫兩拜橐餽今一出此關而宇宙崩頽仰視北闕慨其歎矣黍離下泉綴於篇章殊不忍讀諸君子亦抱頭隕膝甘心寇庭禮樂名教乖離至此實誰爲之見先生所撰蔡江門傳差爲桑梓表其省毛也楚中死事者想亦殊多吾友蕭雲濤在鍾祥結纓亦凜然可敬唯陳瓚在長沙不知下落耳今方含垢之時中朝有急前諸惶汗不知茂弘所云網漏吞舟竟屬何意也此間

去鍾陵不遠而日邊音信常踰月不通百姓喁喁若長夜
之待旦周又苦病不能一問烏龍之津四鎮兩江風景何
似當與先生共勞寤夢也蔣八公已入都看其振頓別有
心手否則使人掩卷於建炎之下矣篤信好學是吾輩本
色諸老量大動云聖人趨時不知趨時後寒暑屋霜更是
何物悠悠宇宙求一顧榮賀循未可得安問江右夷吾乎
正賴太祖多靈開贊諸賢宣其心力使范宣沈麟士得保
遺體拔淚松楸之陰爲賜無極耳武漢蘄黃終須設兩節
鉞對江相望以爲建康第一面障過此乃談江皖不知邇
來措置復何如晉吳有置多在濡須太元以下多在江州

今日斬黃爲復郢之要會願先生悉計圖之也四帥動靜近如何中州并無音耗使人悶極再覽子春下堂之篇不覺頽然爲輟筆也使行甚迅艸艸附馳謝謝

答尹民興書

見台教令人增新亭之淚今海岳傾頽持繡斧亦將何之何休寧徐婺源各拔翅入關不_得得晤亦成何業汪我生賢者乃心從之爲奔林之鹿是不肖所爲浩歎也今日事體不用徽人無以收拾舊物用徽人又無以別其隱隱正須兄翁及徐何諸君爲之章聞撫循暗中着眼使賢者得其用奸人無所伏而逝焉去我何處得有樂國不肖之用

不過如雞鳴中夜膠然令人曉了耳至其起不起非所敢知也前疏亦備爲推轂卽今日料理上江舍先生何往者蔣八老屢稱尹宣子好人昨見令弟及趙生亦肅然起敬苦留之亦不得天下事非不肖一家而獨使蹇驢服此鹽車薄暮疾驅于何底舍度其心願不過看一顛踣供其撫掌耳世上可笑甚多何必老萊之屬彭雪襟心膽高雋幸爲致意謝謝

與柯司李書

思曰名元芳字楚衡嘉善人烈皇丁丑成進士出
于黃子之門人沈簡討延嘉之門來見子目之曰
其視端君子也授建寧推官時閩中多盜頗有平
賊功治行皆有聲述壬午懷試房考與焉關中得

先子卷極爲歎賞將首薦而後以策中頗談時政不敢進竟置之後先子以入武夷道出富沙因往問之亦相對嗟歎而已亦不甚言所以也甯數日別去先子行時因附書來起居鄴山黃子答之甲申先子侍黃子偕鄭牧仲林守一李元仲林君若入武夷時訪之已報最行矣聞其歸橐蕭然不攜一物歸已見南都政在貴陽諸羣小遂無復仕意奉母躬耕隱居郊野者十有餘年優游以老其人仁孝廉潔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杜門不事生產戊戌二月卒所著書有言孝十卷訓儉二卷雙修錄四卷初舉進士時得父書心動曰非父手書必病矣請急馳歸父果病篤踰月而沒人以爲孝感

遠託宇下側聆惠風每于洪尊光處被服德雅也尊光與僕二十年相從談憤樂之業一泉一石徜徉共之吾黨比之蔡西山荆璞之光終爲鎮寶須當老公祖發其塵燄耳

然知遇亦有神明以尊光之學行器識靜深如此既遭逢
水鑑猶未展其須眉是古人之所愴然與歎耳

與徐孝廉書

九翁兄丈駕至不能遠迎趨候缺然而問勞先及慰藉深
至坐令寒氈暖於爐火感愧如何空谷沍巖足音爲寶乃
復見諸綢繆如攜百朋破雲而下卽此情愫便是吾徒所
驚弟辛酸已久無一語足樂當借兄胷次開之含飴之賜
徑拜其三分繞膝下知台翁遠意溫存謝謝惟愧不悉

答徐孝廉書

早出至日晡始歸見台兄手教情溢于辭又接鹽梅之貺

義重於物長安三年得睹家况氣味肝腸一時並注自老
母而下皆受兄賜再接再珍盒愧不可勝弟索米長安尚酸
楚如故兄建鼓中原便隆至如此人廣狹不同一至於此
雖制史公之力亦自徐九老手段非黃生所能步趨也餘
俟春日鳴謝未悉

勤王書

別後艸艸不盡言懷救寧桑梓極爲要事誠得井里無恙
父兄子弟稍得安枕此其功不下于匡合也但四鎮據有
江表三輔未盡帖席史道鄰北伐後勁無人深爲桓冲根
本之憂曩時朝論不喜勤王今已翻然有手足頭目之慮

援兵亦許動正餉矣陸按臺前疏以黃東厓及不肖輩有意勤王爲請令已旨下着按臺自練三千來駐江上而浙中未靖不便募兵似以吾鄉義從調度爲妥僕旣四壁無徒又先已脂車不能還顧誰當慷慨爲賦無衣者車田吳生賢士也有田子春太史子義之風諸兄能與共集一旅應按臺之求乎按臺本分有鹽課三萬兩足支一半餘者可動公餉撫臺今當共成其事唯道路行帳行鍋節制之條要與鄭家軍夔別用餉不多而取效更捷至江上時奉命進止從中調度必不至危疑也諸兄幸詳審之僕在建安待此以爲餐寢耳

京師與兄書

三月初得兄爺書如云朝廷不苦無好臣子家中苦無賢父兄是亦爲政奚必拘拘于此哉真明通有道之言也弟自二月十三日救鄭玄獄并爲文湛持姚孟長申雪以後無日不思回家但爲去冬纂述經書未就不得不暫留于此道之興廢命也行之汗潔人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謂之聖人此亦可學而至耳七八月看經書可就今先纂洪範月令儒行緇衣禹貢周官六部亦可二十卷可二十餘萬字非八九閱月不能脫艸也五月來有推枚卜之命前年以上疏斥首輔又言今春熒惑在心尾間須防火災

宣慎火器悉飭戎務幾爲重處今四月初五日新火庫災
損房百餘間燬命七八百幾與前年王恭厰相似不幸言
之而中然此小事何足復談今似不得不推十三日會單
推舉但未知上意如何耳此看吾道蒼生非獨學問山川
而已家中極宐恬澹最不可投門契此吾憂也唯兄翁能
禁之

京師與兄書

正月三日

獻歲聞四姪舉男歡喜欲舞京師蕭然無可爲贈者具一
杯想已到今再寄佛郎銀鐲二條雖微足玩也大兄今年
七十又舉孫是家門吉慶祖宗福力畱在當身唯當敬靜

保養以受期頤之賜周至京一載歲暮始得轉官是閣臣
迫于公論不得不推亦聖主千秋特達不爲諸謗所動如
諸當道直以周及鄭立獄爲朋黨其所下石者亦無不至
耳世間樂事唯有看子孫讀書栽花種竹耳天下自是天
下蒼生自是蒼生而必以天下蒼生易兄弟子孫之樂真
爲不知類者矣銅山諸親友皆無可致意者歲月易邁親
知難逢媿吾淡薄長懷此心可相諒也

京師與兄書

臘月廿一日子時漏三鼓弟婦免身得雄起視牛魁初上
東方柳宿正中鏡覓火燃燭而啼聲已嗶亦一快事也吾

家六世始得一官吾行年四十七始舉男子所取于造物者甚儉造物所報我亦自不薄今惟大家勉善受福而已士君子生世須有自立每對人言事君易報親甚難事君者一致身便了報親者一致身便不了耳前諸賢疏薦者固多諸羣小兢兢者亦不少幾有咎譽便有不虞求全者皆是眼前風旛于吾身上無一毫干涉惟種松理竹哺兒弄孫此是乾坤極大事業也明春正月後便可發舟大約夏中抵家不悉

又

周不肖負祖宗父母之恩去歲過北司毒楚百般幸得不

歿今歲六月西部擬戍上猶未允自古文臣遭此者唯某
爲最甚自百餘年來僅見聖上每以此事問諸大臣無一
人啓口者而江南輦金之說甚爲羣小所持今稍稍解散
猶未知聖意何似九月初舊輔周賀再入閣上亦問之未
肯別白真某不肖不足以信于公論耳亦大家不肯擔事
聽浮雲自息白日自開也武陵已敗韓城已刑諸羣小亦
心孤倘有人出一言則天心自轉而人皆以葉潤山涂德
公爲鑒又九月中內傳問劉念臺及顏一清一博可用外
廷推劉爲少宰承推上一宿卽下則天心可知矣儻幸不
歿還山守墓修未盡之業以骸骨還父母以爵祿還朝廷

以事業還天下以公論還萬世是周之本懷也

京師與兄書

部審尚未上疏而劉司寇又以它事請告又耽閣數時儻
疏上不駁則結局甚易如一駁再疏則更遲數月但以出
獄爲幸不問其它也吾意亦欲上一小疏引罪請命但須部

疏先上乃敢請耳中元山中誰復灑掃大爺想在銅山磨
子亦不能至浦念之心切前兩番寄吳生書想已到其理
還諸鄉親助贈之數當一一清楚雖時培所贈亦還之也
古人不以生歿易也吾豈以患難改素百諸牢碌皆由人
謂江南有歛金相資以致虛名而賈實禍吾早已慮之矣

鹿麇讀四書溫詩書兩經再讀禮記諸大篇及易皆略為
解說看日記故事及小學勿令輟功也

京師與兄書

五月二十日仗祖宗父母之庇得完手足膚體復自北司
送還刑部六月初一日刑部司官難于審擬又上法司會
審之疏初四日奉旨該部卽遵審擬不必又行推諉則小
鬆矣蓋以此事原非重大以前日涂德公疏救之後去一
大司寇廷杖一司官諸司縮手不敢問耳此事出于薛國
觀爲嗣昌修隙及國觀敗而下手愈毒范伏粹護之至今
春大赦而伏粹不以此案上聞爲通國所知五月初伏粹

趣朝見爲厲鬼所懾而嗣昌亦已歿故伏粹罷去國觀逮至凡再上疏皆以門戶相批綵綵不忘雖不就繫亦失負岫之勢矣當嗣昌歿時聞上亦有意擬罪而省臺攻者日至上遂激怒欲加贈卹與諸臣相反諸臣惴惴無復敢談及我者在北寺五月餘拷打訊問四五次備極慘毒然于吾德業上無所虧損漢宋來僅見一人又以司招着許臣虎扳扯六七人使黃陳文董皆繫刑部而楊機部劉魚公猶未見回話此事情不甚重大亦北司亂扯欲以講學了此案耳今四人在刑部者日有怨言不得已遜謝之耳魚公蚤晚回話可上想家人惶懼可慰安之也陳慧生先後

屢有異同當道覺之以此未還職遂起盧雲際此爲鄉里
小人所誤耳吾又以北司扯諸人蒙詬淚所痛心然諸人
今亦見諒也早晚當審大司寇劉司官張皆未有擔當亦
不知天意回轉如何言路諸臣又執不與嗣昌贈卹某亦
未得解脫言之惟有浩歎世事如此得一殘喘還骸丘墓
雖荷戈執爨亦不爲苦是天下之恥非一身之辱也德公
體比益健成一奇男子但愁苦家人耳慧生無端被扯當
遜謝避之麴履子讀四書禮記須溫習雖未動筆且須講
貫也大爺在北山縣縣爲念諸不悉談

獄中與兄書

辛巳九
月三日

墓前知大爺時時省視諸墻屋無恙聞銅山塔亦折殊爲
縣心大抵墳墓前物皆不可輕動自浦中毀折來許多心
痛不可言然是墓前廬舍終有傾壞破碎時候折之無悔
也塔可不必耳然大迫太之亦佳不足爲惜諸子弟想皆
讀書四方盜起寇并急京師米貴今又運糧不通雖發
倉能濟幾何來者皆未能遣歸亦未有定可復兄命也生
平孝弟功疎受此奇禍勸諸兒只讀孝經不必更作舉業
也老大不必出門只過墓灑掃待周明年自歸來耳他可
不問也

與兄書

吾過刑部來都平安賀對楊諸老再入中書當調停不至
如前人之狼狽也陳贊皇之徒極力下石吾既不效仰戴
天恩過此亦無憂慮唯世道摧頽大厦將傾是爲慮耳自
楊薛亂政來天下破壞百餘州縣陵夷三藩而當事猶不
悔悟是可歎也吾一身與蒼生分痛當事雖不諒天地鬼
神自當諒之唯以孝弟未能反躬多媿耳運糧不通而
信甚急唯有江南吾鄉安穩不知何日得歸今疏尚未再
上看九月末十月初如何雖未了澈然可無恙以七尺孺
父母是吾願耳不必挂心百事含忍都可付之無言看祖
宗父母福力也

與內書

吾病體已瘥看百日即可行立如常傳言上一日問大瑞云黃某某外間人人推重是如何曰他多讀書亦有操行是以人重之上云前日處他太重了又言上問黃某某畢竟如何或云讀書不曉事耳上云此便是腐儒耳大槩此後無復重處之意亦無復重處之理蹈仁不效是吾生平之所自信也前對聖主言東人必爭寧錦又言流寇必破夔門即賊必入漢中今言言皆驗惜無有爲主上談之者主上只愛陳司馬至鄉貢一榜盡賜進士可歎今楚事大壞非臣子所樂談然楊司馬蹤跡亦不能終結主知矣吾

在此百事簡省冬春之間看有解網當攜諸子登華首岷
翁而歸諸親戚都爲謝謝十月十日西庫書

與內書

吾瘡百十日尚未愈二十一日諸子到知家中平安兒子
俱入漳方先生全年束脩不可少也刻成儒行一本作故
事命兩兒讀之其已讀詩書及四書都逐日溫習講說大
意讀書不作官作名賢可傳可法足矣諸子來時乃未知
吾痛楚諸輔已去攜毒日深近薛輔回奏又扯我爲門戶
疏雖未下大意謂我已處出于聖裁而錢吳疑其挑激遂
傾陷之此事都在吾就逮之前想上不疑然諸奸之構謀

可知今已七八日疏不發票而其辨賊疏已有逮意羣奸再敗則其謀自絀吾堅忍以待之耳歲前不上疏看明春如何涂德公懇懇上疏救我通政不敢奏亦是異韻也諸時到浦中墓下看願爲禱

與內書

前六月十六日書想已到家刑部再審尚未過堂大率保全性命不求其他今赦令已不行軍徒皆許納贖然吾讀書清素亦無千金納贖之理雲日蔽虧乍開乍合但委心聽之耳薛國觀蔡奕瑗在此日日邏渺想聖心難遽開悟遲速還期皆未可定也魔慶子皆與讀易經大文并四書

詩書溫之或禮記中數大篇涂德公想少不得一遺講學
爲朋黨禍不甚大諸奸情狀上亦頗知但以吾強項苦相
摧折耳世事難爲還家教子亦可報國唯念二人丘隴日
夕夢想皆用煩心薄田入少山中人稍稍施惠或大爺不
在山當令人看之艸木抔土不可輕動也

與內書

所居只坐以墓下爲便漳中親戚難爲周旋也歷來未有
恩惠及于鄉人遇諸貧子可稍稍賑給之前屢有書欲散
還諸贈惠免使兒輩負仁義之債是吾所待以食寢也墓
前艸廬未可輕折吾便可歸矣田尾小橋并遣人料理吾

病體已愈諸不盡言

與內書

九月三日石齋寄家中知吾案尚未結諸子皆無恙天心轉圜亦未可知諸奸亦悉已伏法前四月武陵自斃八月五日韓城賜死錦州又破陷聖意似已悟諸奸構黨禍國之深但無一人敢爲我暴白者近來旨意稍寬而部讞已重尚在推駁不知晷睨雪消更在何日也刑部堂司俱怕大司馬與費縣作合初擬便以烟瘴上意甚不好今猶以永戍相持吾爲國家受此困苦雖毀傷膚體猶是顯親揚名上事未至辱先也督一兒讀五經令背誦上口粗明講

說未可動筆也吾事久自然得竟不須煩心前丁寧家中不可遣一人寄一禮來又不可聽一人浮言今只爲外邊瑣碎使我受苦舊日助禮悉還人明白可也趙司李遣戍鎮海附寄家書亦略送柴米也諸唯歲時至墓前灑掃勿致疎廢一二石稻亦可分給親鄰勿吝也

與內書

前自五月末過西部疏上尚未允今又兩月矣新輔周賀至不知如何大要不至如費縣并研之甚也事屬天心外人所不得知亦聽之命也前輩更此患者甚多薛文清劉華容諸賢皆受之家中不必以此挂懷吾在此中稍理舊

業完易象正一部并書孝經百部以度日子看天意如何
耳麀子麀子幸讀書今年能讀禮記諸大篇并溫習詩書
粗曉大意便好也吾九歲十歲已作文章但未成耳麀麀
稍遲爲之須多讀書識道理久之下筆自然成文矣韓文
公諸篇明白易曉者亦令先生選教之冕心通能動筆也
吾在此自是千秋事業親戚不必慮人患不實落忠孝不
患禍害迫身也大爺常在北山看廬舍爲幸看今歲冬至
前得放歸便是大家萬福

杖後示見書

麀子知汝今年已十歲有知識讀古人書當曉其道理如

人之邪正事之可否皆須問先生略識大意至于事親當
孝事君當忠事長當順處友當信接人待物當誠敬有禮
此不待問而知也麀子麀子尚少當步步友愛教之先生
必尊敬事之不可一毫疎慢言動起居皆須以禮不可一
刻造次聞小兒輩談俚語鄙事則正色待之見尊長則肅
然起立遇官人下顧着青袍面之皆須一跪時時念汝父
艱危受苦也北山灑掃以時節往見大伯必呈所讀經書
不可一毫超越馭家僮僕子不可出聲罵詈伊亦人子欲
有體面其理一也吾身已聽之君不必煩苦汝唯讀書以
聖賢爲師吾願足矣明春看吾得歸汝不可失業也麀子

知

京師與女書

丁丑三月十九日

小姐知爾不幸又喪吾節翁矣門戶清冷支持爲難只看伯勤讀書耳伯勤弟妹須畱心省視祖母及母姑在堂宜十分和順不可有一毫言色崖異吾不孝未能十分和順然恃處父母平常也爾所處不同宜十分和順朝夕看起居及餐寢服事伯勤及祖母母姑致其婉孌勿使吾煩念也

京師與婿書

丁丑三月

荼毒若此又何言二月間與尊公促膝不三兩日見其色

枯神脫甚不樂臨時不及阻其應試使其奔命筆視間真
吾及綠翁之過也三世清脩四十年苦節頓爾蹉跎爲良
朋所歎奈何僕聞之痛楚欲絕如僕者真媿負尊公耳令
弟未昏薄田未足以祭以此念吾甥也小詩八章以當引
淚

京師與婿書

丁丑八月

爾在苦塊中當復綴業三世清緒在爾身中鄭重如何日
來南至者稀竟不知親靈何日抵舍每望萬里淚與風俱
朋友悠悠永歎之懷不迺如此而已自道生喪情致已薄
不圖板蕩及我節菴百贖之願誰則無之落落如余覺世

道艱危生存無益耳

京師與壻書

戊寅正月

見吾甥書知親靈已至留滯道隅棲遲江口念之酸鼻以節菴如此行證作如此進退悠悠彼蒼幾不可問弘大擔子并與苴杖託之吾甥過此以往當復如何努力人生不得逮事二親讀書無益但至此愈覺圖報深創耳司空清德前効未收孝廉實修中道又廢今日切勿問人吾生平只是喫苦再不問人十七年詞林寥落如此惟朱節菴作得頭對今已矣唯看吾甥耳長安交游盡絕諸生亦不復往來而信信者日夕投戈幸賴主上聖明屢開其網獻歲

七請未得歸今當再過夏知吾甥家事
重大但當以省
小了之吾疎失不能盡情也

京師答堦書

五月十一日

見來書使人辛苦所痛者節菴一生盛德掩于風塵之下
未有以示來茲耳吾懶散如司空公一誌亦廿載不成歲
月易銷情誼不過行當了之矣人情固險有道者持之以
安其次莫如忍若與人往復是與流俗同道也吾行業無
似每覽孟氏存心之篇常爲興歎汝讀書自當有進于此
者天下何處無三十金肥人自肥瘠人自瘠而不然捐與
之矣吾極貧然每思雋不疑劉寬沈麟士之行皆吾師也

認屐非小認牛非犬不爲微行亦可學也六七年前吾見汝作書亦有氣質今遭荼苦愈增其愴學問故無窮不可令兒曹帶外家氣習耳貧是吾儒本色受侮亦是吾儒本分生長高門者自未見慣耳吾與節菴卽無親亦是老友見汝高才讀書兒女成行勉事祖母何常不樂吾爲崛強困頓一生永以爲戒世間侮人者甚多正須以德度化之也

京師與姪書

汝輩讀書不見長進皆由志願不大自游夏高堂生董仲舒作如許文章或親見聖人或聞之於弟子發心直上便

千古相等吾起于海濱無尊長提誨親朋切磋然見人一篇好文章未常不思見其人以是稍稍有所得雖不敢與諸賢並驅然于孔顏路上湛心拔理較諸賢覺自不同亦是諸賢之力也汝輩只汎汎章句如何得有出脫之日聖人每說日新不是湛心拔理何由得見日新之妙爾輩只是日舊耳今年所得明年舍之今日所得明日舍之如破艸鞋走上十里徒墜谿谷耳當看得賢者心上不着一理不着一法只是志高學茂古人如極粗人却言言合道今人雖極通顯却有手口鞢鞞如無路來者所由立志不高取學不茂也吾今年得陳臥子四五君都奇可爾輩自看

精神與諸賢何若如吾者只是不若他耳今爾輩學之兩
年如復不能則又手拈足屏口看鼻學老木頭忝才成得
朴僕不自墜壞也丁丑八月

京師與姪書

子靜汝讀書幸自愛少年努力爲聖賢龜得中人如在中
人下手到底下流也汝精神溫秀又有峰巒可時看關閩
濂洛諸理學家言自有入手乃漸看漢唐以下如張良汲
黯董仲舒劉向第五倫黃憲管寧諸葛亮陶潛王通馬周
韓愈李泌元德秀韓琦范仲淹李沆司馬光李綱文天祥
此數人者寫其全傳出入袖中久之自然成人如汎汎度

日常有醉飽之心此朽木糞土終不可道矣世人讀書能
作文章只是無本領雖作文章好亦無用處汝文章猶未
平達而多有枝葉須明明白白不悖聖賢乃可言文章吾
今歲決歸歸時看汝袖中可有何書可曾寫不寫曾讀不
讀雖不觀文章可知矣作子弟茂才須十分謙謹石慶所
謂馬無五尾終當譴歎也窮秀才自家擔荷汝一主一僕
量爲過矣卽多一僕吾亦不怪奈何以此開衆人之口乎

京師與姪書

父兄不可常恃鄉國不可常保人當自求之身汝豈不知
作官是禍難根本凡人讀書不過爲君父耳

赴逮與兄書

思曰蓋將赴逮時之所作也時黃子在江西道中

余廬居墓下瞻望先隴十有五年矣一土一石一艸一木皆手自營植依依廬次如在膝下中間離墓次而冒京塵者十有五載中僅四年餘耳憶自少貧苦居無環堵之安食無甘旨之奉嚴父見背於盛年慈母未豐於祿養啜菽飲水涕泗滂瀾自以硜硜之守澹泊寧靜與物無爭自圖書數卷而外有粟數石松竹數株爲先人體魂之所安棲穉子嬉游之所日涉陶然自適不知其他每歲時粗具杯棬未及俎豆在銅山祠堂則吾兄克備誠敬吾終缺然未有牲醴之奉榮錫之施是吾所報本錫類不若吾兄之戀

戀子舍如在一日也然吾立朝值艱難之會未有報稱不
忍緘默以負明時又自母沒而後以身許君既受殊恩勢
不容默前後三十疏原本仁義冀欲匡時不負蒼生而多
言數窮遂招物忌計吾生年以來未有一言一事內不可
告于妻子外不可告于朋友幽不可告于鬼神明不可告
于黎獻者但兒曹尚幼未能讀吾書知吾志諒所在耳吾
行後歲時省掃先坐一二書藉以時晒貯佃人舊有九十
石新有三四十石餽粥之餘可分數石以周諸親之貧者
倘蒙明主再赦生還則但與兒曹誦詩讀書切勿輕談仕
進之務也五月十二日不孝罪人道周書

京師與族姪書

每想白兒筆下清快機穎欲來吾家中千里終當託之幸善視勿虛歲月也吾浪浪從人自是本意決一救饑無能大奮以爲宗榮百事繁費得無爲累乎天下多艱仕途良苦百姓凋瘵離心易生吾爲一虛名遠離膝下託身漏舟之中非計也凡宗族一切安靜與七世惜福維持之也

杖後詔獄書

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二月而有憂色沈麟士剗簾傷手涕泣三日不輟或問其故皆曰膚體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以然耳今吾雙親已葬三兒幸自岐嶷雖委身闕下諒不

敢辭然于小宛之詩負媿多矣崇信奸回賊虐諫輔朝廷
幸不至此而慎言慎行寡尤寡悔吾猶未之能也天心昨
開而復閉羣小之護局愈堅相傳主上欲大推頤我以紆
名對之憤此若盡然亦螻蟻之逢天豈怒耳魯國男子古
今不絕幸有葉廷秀組成鬚蒼今吾血肉漸收兩脚能動
日嚼白粥數碗大抵徐俟論定必無虛空造律之理遲速
聽之也家人來此只可單身子姪輩未諳練不可遣來俾
吾煩悶也險灘峻嶺已過之後亦是平常但願我家宗族
多行善以敬天怒承天休百年之身尚未艾也

與外氏書

入都道上
與蔡太公

京師甚倉皇可念今已行直欲飛度朝夕入都而驛次蕭條低回丘墓惟有傷懷耳途中幸以平安爲福仰藉尊庇庶可無恙也有司極不可與相知家中子弟亦禁不與有司往來翰晦是長者之風干謁非吾輩之事此行看岳翁弘庇辛未夏間便攜家南旋每憶空山封土未固隴首松竹未生夢魂食咽爲之惓然也

與外氏書

出都道上
與蔡太公

二月六日奉旨處分九日出都門從此灑然無所繫累有子可報二人去官可報君上昔人云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誦之欣然也舟行水淺七十日才至淮安值慶子出

痘極煩心今幸愈矣想當住小時才可買舟下浙江也暑
中欲在南京過夏取次下鎮江常杭之間尚須夷猶數日
到處訪諸山川爲兒曹開眼或中秋前後可至空山也倪
子生七十日見書便有喜色亦是異事但恐後來拋官上
疏耳五舅得雄未此事重于作官要與作官同是一命不
可強致也四月二十八日舟次白門道周顛首

與親串書

近雖偷陰而謨畫不定援兵小至遵永東西指臂俱斷羣
臣苟且容頭過身甚可歎息吾以山山大義不敢反顧今
坐漏舟爲之不可言之無益煤高米貴更不須言生平落

落竟與衆人同道躊躇顧盼還山誓墓悔之晚矣每念古
人朱晦菴陳同甫之間不覺興歎今日唯當精研古今興
亡盛衰變故之運持以寧澹發以真誠雖無旂常自當日
月近來閉戶補未完書如火燄中誦經當啼足笑聞有豪
心輒復自止唯云大業易斷至道難聞而已病人耐夏病
國耐冬過此歲終別圖下手夢寐飲咽唯挂空山信求志
之樂真達道之累大也子弟幸勉旃聖賢自期切莫與世
俗共處五月京師寄